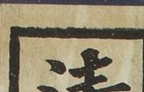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41

8278
41

門口 12
號 3276
卷 41

大興二朱學案

筍河提倡說文詩開四庫全書館南匯甘盤舊學致君澤
民又宏奬士林敦崇實學皆乾嘉間主持風會之人宜當
世奉爲泰山北斗也述大興二朱學案

天津徐世昌

昭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購求

朱先生筠

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大興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實學教士謂讀書必先識字特取舊本說文解字重爲校刻自製序文揭以四端曰部分曰字體曰音聲曰訓詁爲學六書者指示塗徑又以稽古莫如金石文字可以證古書之譌補史事之軼而篆隸變革其

源流亦可考見所在搜訪得裒集千餘種時朝廷詔求遺書因
疏言翰林院藏有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宜就加採錄且條畫搜
輯之法甚備上嘉之乃命開四庫全書館從事編纂後全書告
成其得之大典中者至五百餘部自先生發之也又請仿漢唐
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會以某生欠考事降
級調用復爲編修嘗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故終歲足不至
達官門惟聚書數萬卷考古著錄乾隆四十六年卒年五十有
三生平博聞宏覽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
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同異迴翔詞苑二十年
所至以人才經術名教爲重承學之士翕然向風著有十三經
同異若干卷笥河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參史傳　朱珪撰
墓誌銘　王昶撰

墓表

文集

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摺子

臣備員詞館出任學臣伏念安徽大省務思以實學訓迪多士
校藝之餘輒舉御纂欽定諸經及康熙字典與之講習諸生亦
頗蒸蒸嚮風第其中詞彩可觀而樸學未盡每閱數卷俗體別
字觸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瑕不分諂諂莫辨據旁著處適內加
商艮由經訓之未深以致字體之罔定江南且然何況小省其
何以識字通經由鄉會兩試進應殿廷之對乎臣竊惟書契之
作聖人所以治百官而察萬民周禮漢律童子試誦職在小學
漢嘉平中詔蔡邕等書石經立太學門下觀視筆寫至於塡塞
街陌傳爲盛事晉唐以後代有石經而開成之刻現存陝西窮
經之士奉爲依據然則欲多士字體之正非本經文以示之準

或不可缺我皇上稽古右文超越往代武英殿刻嘉惠士林無不詳具惟上庠之書未刻於石臣愚以爲聖人文德武功美備之後必將著金縢鏤玉版用式於典謨以一同文之治矧六籍所垂學官弟子朝夕誦法者敢請敕下儒臣取十三經正文依漢許愼說文梁顧野王玉篇唐陸德明釋文校定點畫選擇翰林中書之工書者以淸漢二體書書之摹勒上石刊於國子監之壁永永昭示萬世行見多士益將踴躍於變於文思之化鴻都之書不足道也臣知識短淺是否可採伏冀睿鑒施行

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擺字摺子

竊惟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恩職廁文學敢竭閭見知識一二爲我皇上陳之一舊本鈔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鈔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一中祕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淸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俱在焉臣請敕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一著錄校讐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

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著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其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冀睿鑒施行

說文解字敘

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棄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九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棄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

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謟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離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文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隙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眢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逖

從赴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舜之爲舜堯之爲壺因之爲曲爵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餼字以萎餇之萎當婑而餧餕之餕遂當萎於是有俗餕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堊从土而加土罰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囪聲玉篇囪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鍇以爲當從囟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目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曰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賃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觭觭一角仰也爾雅皆踊觭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滮則秞秞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讋讋讋一爲讋讋讋詹諸也縞衣綦巾綦从糸其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祧五帝於四郊祧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溼溼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岩之甲碕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濫矣濫从女監聲過溼也孟子咇

呸猶沓沓呸呸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輿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毀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批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强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敍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汎源爲殊擊已迷救各引載施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瞰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鄙邪又言別指一字以鎔當劉以卑當由以綯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字也某聲者有其部也某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者之過謂別指勉之从力免聲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辠按易噬其膚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敍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泌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識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卯聲卯古酉字非卯也識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邪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孟東聲非千里草早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集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勅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校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歷中嘗藏陝西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家尋以贈平武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朗靈偃輩重裝之時天啟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

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葬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燊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

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俑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祁爲本字而今作禴公羊傳夏曰祁注薦尙麥魚始熟可祁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豝是也倳與修同易倳辭立其誠是也徦與遐通邾祀志徦遊合處師古曰徦卽遐字其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趾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同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疾字从人从广象張布殷字从反身與字从同秦字从禾垂字从止戈毳字从兀起字从天从止从已精字从凡灋字从水从廌風字从凡

从丹銘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奋字从申州字从重川
雌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
从鉊省會字从古文囱此與小篆合三也其寢字作寤而不作
寢其字作共而不作其季字作丰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
農利字作剌而不作制逵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儼而不作
巖荒字作巟而不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雖字作雖而不作
雍展字作展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
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豐而
作禮豈从中从一而作之通从弓从用而作通乞象形而作氣
歲从步戌聲而作歲稟从禾从臼从久而作夏棄从𠫓从𠫔从
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虫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
象形而作豐儽从鼻而作儽卉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从从入而

作亡鹵爲島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淡从炎而作深巫从工巫聲
而作垂丂从丂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桒舞遻从蒸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馨
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甕从厶瓷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
作朗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陵得从見从寸而作得掾
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束而作勅顓从水而作顓此
變篆作俗書之俑五也又施作施昰作昰虞作虞原作原峻作
峻朔作朔敗作敗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
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
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大宗間代立後議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

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爲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爲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爲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絕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其擇諸殤子之兄弟之子以爲殤子之父後乎古之人蓋有閒代以立後者不獨後其祖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兄孫徽爲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議以爲宜且曰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爲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立後疑無母也閒代以立後不疑於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也去其父而爲族人之子且爲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爲祖故也夫惟虛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於是乎在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又何疑於爲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與賈雲臣論史記書

前夕足下與鑒戍相過辯史記之名自遷始前古無之且以周本紀伯陽讀史記爲遷所妄加者雖一時之論筠頗不以爲然足下方持論甚堅且力筠時亦未有實據以對恐不足以折

足下之口而服其心故辭云徐考之及退而考之果非也古之
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尙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
史記之名不始於遷猶春秋不始於孔子也杜預云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
穎達云據周世法則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
尼修魯史記所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
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如三說者信可謂史記始於遷乎然足下
必謂三子皆後於遷承遷說也孔安國尙書序云先君孔子約
史記而修春秋班固贊遷傳亦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然
則春秋之先有史記可謂自遷始乎足下又必謂孔傳爲僞作
且安國與遷同時或附會遷說而爲之且如是是亦未得史記

之書之可見而徵者逸周書史記解穆王命左史戎夫取古之
亡國華氏以下二十八君以爲戒俾戎夫朔望以聞其序曰穆
王思保位維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逸周書雖後出然
劉向所錄及班固志並著周書七十一篇謂孔子所論百篇之
餘而司馬遷周本紀述武王克殷事正與之合其可以得史記
之名所自出矣然筠又有所考者不獨史記之名不自遷始而
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於後世遷之自序其父談之言曰自獲
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又曰遷爲太史令紬史
記金匱之書李奇注亦云遷爲太史令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
元年此時述史記曰放絕曰紬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
遷始作之明甚至其歷舉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既皆
列於篇而又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贊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事理謂之實錄而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言史記百三十篇也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於是並列裴駰徐野民鄒誕生三家所注撰始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黃帝以來迄於楚漢古史記之書皆賴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於世其後韓退之柳子厚出倡爲立言明道之文獨仍其書爲太史而不改故其言曰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尤其足爲據而無疑者夫古者曰書曰春秋曰史記曰語曰志曰意曰紀不同大抵史家者流要皆各有

承述指義隨所得以名其書非如後人輒喜新異更自標置曰吾著某書某名不惟其實而名之求比考其名以求其書之所言或實不足以稱之古人不若是也足下當思吾輩讀書平心博覽以求古人之用意猶懼不得一時放然喜議論往往是非顛倒失實不足據或又從而執之此大不可斯辯所爭甚小然名實之際好古者所講求而筠竊大懼足已不學之患將中於是所當與足下以爲切戒

附錄

先生爲諸生時嘗館劉文正統勳家及文正爲相先生絕不通謁一日遇於朝文正呼之曰不念老夫耶先生曰今某已服官非公事不敢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文正歎息稱善李威撰從游記

先生視學安徽以故歲貢生婺源江永故處士歙縣汪紱皆皖

中名宿著作等身特躬拜其主請祀鄉賢並於亳州陳烈女阜陽張烈女和州薛孝子諸墓各爲立碑致祭以樹風聲聞之莫不興起 孫星衍撰行狀 汪中撰學政記

先生在福建時有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入獄坐以殺人罪先生發其覆言之大吏冤得雪士林爲之氣振 朱珪撰墓誌銘 余廷燦撰傳

先生提倡風雅振拔單寒於後生小子見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卽稱道不去口饑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厦千間之槩一時才人學士從之如歸焉 漢學師承記

朱先生珪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笥河之弟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先生官翰林時直上書房侍仁宗讀書進五箴於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嘗置

諸座右及親政由安徽巡撫以吏部尚書入京供職卽於途次疏言親政伊始遠聽近瞻伏願以上天之心爲心祖考之志爲志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矣上嘉納之既爲相凡國家大政有所諮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沾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在戶部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是安徽有加贍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先生思之不寐綜其數輳原徵加倍乃決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并令曹司凡事近加賦皆駁以體損上益下之意病中作匆獻詩云天道誠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嘉慶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入祀賢良祠特謚文正

詔曰大學士朱珪官翰林時皇考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
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
口啟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先生弱冠登第歷
歷中外五十餘年清介忠正遇事能持大體其於學無所不通
凡漢儒之傳注宋儒之性道皆精研而實踐之每衡文必誠心
鋭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遇有佳文未薦被落者輒
爲歎息稱道不置海內士心嚮往悅服著有進呈文稿二卷知
足齋文集六卷詩集二十四卷 參史傳 擘經室集神道碑

文集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遠昔設同知巡檢司於
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阯創始於南唐建陽
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元間紫陽文公嘗至此
手書藍田書院刻於石壁其西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
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克
齋集同邑蔣康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
蓋地鄰延建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喆聞風蔚興而晦翁手
跡如聚星引月徧於高巖深厂間也閱四五百年至明季燹焉
官既裁徙則舉廢難予自庚辰宦閩壬午攝郡試擢余生席珍
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又明年工竣摹石繪
圖具說請爲記予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數傳以後家讀
其書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
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於愼獨躬行
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

因而不可闕耶蓋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於不知小人或敢於爲惡其甚必由於知之謬妄今有憂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雖甚饑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眞也譬如登高適遠者知其曲折險易則危峻幽隘必達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擿埴則跬步不免於顛蹶故知行遞相爲用猶志氣之交也竊謂聖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言之則輕重畸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誠明合一之功獨於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既汩於時俗鄉市之陋蘄其卓然振拔於聖賢之徒不欺其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於五百餘歲之後甚蹙抑知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爲人者曷在蓋古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溯進德居業知幾存義之眞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之士也夫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昉乎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衛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之知門人之必醢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

迪吉從逆凶善不善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蹠人事昨矢而今函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蓋嘗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同終日言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閒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彗適珮玦彗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既可轉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也或曰卜筮之術精靈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脫刳腸之患睢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殺是物魁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物之先覺則誠拘於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

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宵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於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違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既近於禮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於信必矯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不得已而申其說於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宵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眞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象曰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

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熏心傳曰危熏心也旅取離九四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於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於益恆有孚惠心則吉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間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聲可不愼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於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幷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於衞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譌也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

解歟曰父在爲母期年屈於所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爲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妻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書孟子四考後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予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東諸書篋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稾甚迫已託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据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畔

叛之後案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温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謂滅燕者湣王孟子曾再入齊見

滑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滑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愼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愼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耶故鄒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里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蔑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鄆）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卞邑）又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盧陽縣（蒐裘在盧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魯闡邑）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魯成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案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併之

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焉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

附錄

先生祖登俊與高安朱文端公同官湖北知縣父文炳學於高安故先生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 阮元撰神道碑

先生文筆奧博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高宗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頫不忘規或陳座隅或命諸皇子皇孫寫爲副聖製詩或示命和先生官督撫時仁宗在書房常頒手札積凡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上亦書數年見懷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冊題兼葭遠目下冊題江海還思先生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也 同上

先生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嘉慶己未典會試阮文達爲之副所得士如姚文田王引之湯金釗程同文張惠言胡秉虔陳壽祺許宗彥張澍劉台斗郝懿行諸人皆一時樸學之選人才之盛空前絕後至道光初阮文達由雲南入覲重與典試人才遠遜文達亦以先生爲不可復見也 阮元撰神道碑及雷塘庵弟子記

先生學兼漢宋曾與孫淵如書論學曰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又謂考據非詞章之上乘又謂正心誠意或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又謂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著手以察吏治獄安民又謂僞尚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又謂今之耆學自以爲高出前賢淵如覆書於諸條皆有諍議然先生宗旨

之正大於斯具見矣孫星衍覆座主朱石君尚書書

筠河弟子

任先生大椿　別見東原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武先生億　別爲授堂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程先生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寄籍江都乾隆壬午以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辛卯成進士改吏部主事晉員外郎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議敘特擢翰林院編修乾隆四年乞假游西安還卒年六十七程氏先世業鹺於淮素豪侈先生獨好儒嘗購書數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朝夕探討其後綜覈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故於學無所不窺初與筠河先生交素篤且長之十年及會試出門下乃執弟子禮甚恭益與討論治經之學著述宏富年踰六十猶日有課程生平廣交游好施予敦尚氣節有古人風著有周易知旨編三十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同異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桂宧書目二卷勉行堂文集六卷蕺園詩三十卷參史

傳　袁枚翁方綱撰墓
誌銘　徐書受撰墓表

文集

周易知旨編序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而已學之既久于漢唐以來講貫有

得者好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閒有辨論亦記于篇積以歲月遂成卷軸將以自誨疇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清又得康伯仲達纂續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朝安溪講肄于前家綿莊剖晰于後凡諸乘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傅會與夫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既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謂爲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逮九家吾猶謂之不知易也況復好奇騁異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墮于茫眇之域不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既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數可知矣而學者必欲于所既有之外闡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噫諸君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道以亡身程子謂邵子別是一種學問就令數學造極精微尙與周孔閒隔數層而況聖人所不及知者後學轉欲知之蘄勝于聖人毋乃蹈至愚之誚乎愚之爲是編也蓋欲潛窺古聖作易之初謂人秉性以生性專而欲雜天秉理以運理正而數奇以多欲之人遇多奇之數其能有吉無凶免于悔吝乎賢人君子有可亨之道而值至困之時其何恃而不恐乎夫是以寫憂患于文辭寄占驗于卜筮因筮以明義而全體大用不專在乎著卽數以知來而盡化窮神必根極乎理扶陽抑陰其大旨也履險處困其大用也其所以該三極而彌六合者似奇而實平似遠而實近學者得其一節而行之修己治人恢乎裕矣晉芳雖能言之而檢束身心未能力行一二也安敢以爲教人之術乎

尙書今文釋義序

二帝三王之道莫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罰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綿翼子孫于世世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惇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于省刑薄稅者也余幼時幸從篤古者游側聞緒說好集經書剖別其得失丁亥戊子間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取諸家注釋擇其尤者次第著于篇凡五載而第一稿成癸巳之夏從事四庫書所見書益多重加裒輯三年而第二稿成又三年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竊謂士君子治經之道必鉅細弗遺本末該貫而後其學成孔子之教人讀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言性情之觸發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言著效之大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言其纖悉必貫也明乎此則豈獨學詩爲然哉凡治經者視此矣孔傳雖晚出而得于周秦漢之舊聞者多數典辨物中者十之六七宋人取諸心得不免武斷之譏而于漢晉詁訓蔽塞叢結處亦頗爬梳一二均未可偏廢也矧說九族者不明九族之定制論五刑者不知肉刑之非古其有關于世道尤大余之爲是編也豈敢自謂跻軼前賢然平心審擇二千年來講說之善者遐採旁搜遺漏者罕矣其言之謬誤足煩聽聞者亦屢　焉凡爲書四十卷錄而藏之其尚釋二十八篇者伏之與梅去若胥壤在今日已爲定論學者固宜分別觀之正無俟讕言詮釋也

尚書古文解略序

梅氏晚出書元明諸賢雖閒一辨之而未極其致我朝閻百詩

程綿莊惠定宇輩出始抉摘無遺蘊雖以西河之博識多聞爲之奮臂大呼莫能翻已成之案也然近儒沈果堂謂是書必不能廢余獨有取乎其言以爲匪特不能廢亦不可廢也蓋其書雖成于襞績之功鍼綫之迹顯然而一一皆有自來如說命諸篇氣象矜貴言皆有物士生宋明以降凡六代三唐詩文小集片紙隻字猶或珍襲之況其彙輯三代以前嘉言懿訓聯珠貫璧而出之而遂視同土苴可乎特其不足信而能貽弊者亦有數端前人固已詳辨之學者要當分別觀之且不宜與伏書相混耳辛丑初夏排纂今文釋義第四稿竣爰取梅書讀之因孔蔡二傳略爲去取參以別家之說凡六閱月而成解略六卷蓋其文義本自平順詮釋無難惟泰誓三篇雖非張霸僞書而以臣訐君類後世檄文露布體湯武並稱湯誓牧誓其辭略近此泰誓果武王作耶則武王之志荒矣故僅載白文弗加詮釋而于諸家辨駁僞撰之詞亦弗一載學者第從本書觀之此則當存釋經之體也噫予嗜經成癖矻矻汗青垂四十年自謂持擇之功視諸家差爲平允後之覽者或有訾其兼愛又或口其曲意調停則弗敢避責矣

毛鄭異同考序

今之學者類稍知讀注疏不盡從事宋學矣然即一經之中注疏之異同得失亦未易辨也即如小毛公之于詩得六世之傳于子夏其言簡質而深密誠有如李清臣葉夢得所稱者康成出而申毛以難三家遂使三家坐廢然箋之與傳異者且四五百條宋賢謂康成以禮釋經與毛乖迕然豈無鄭得而毛失者乎王子雍詩學五種今皆不傳孔疏中間存一二述毛非鄭爲

多王基申鄭以駁毛孫毓朋王而難毛鄭陳統又申毛鄭以駁孫諸家之說雖皆不得其全然一班時見後人奉若殊珍而曲直之分往往淆而莫定譬之兩造既備師聽兩辭惟事模棱莫分曲直遂欲以兩是存之詎足以了讞案乎且宋賢之說經也一則苦于瀾翻一則好爲臆斷然去取毛鄭之間亦間有合者而自出新義有奠出毛鄭之外足以勝之者士人或泥古以疑今或是今而棄古皆未可爲平心善學者也余以暇日瀏覽說詩諸家因卽毛鄭傳箋條其同異雜取諸家辨正復斷以己意既卒業編成十卷非敢謂己之所說必不倍於經言蓋欲告人以學經之法不可專執一家由此以斷杜服之春秋先後鄭之周禮庶幾是非疑似若觀火之明爲不死章句下也

春秋左傳翼疏序

余年九歲受左傳于宜興儲風崇先生于時經師課弟子尚遵讀全書不似後來取坊間選本約略教之也先生既爲講析大義余日讀五六十行見其事蹟殊異心頗好之如韓之戰秦穆姬使告穆公及晏子叔向論齊晉輒感激隕涕不自禁徐州張岵瞻先生余兄師也年過七十時來坐余側聽誦聲拍手笑歎告儲師曰是兒若深解左傳者異日其以文鳴乎聽久則倦而鼾息余讀自若也稍長與顧震滄先生往還因知解左氏者自趙東山以下可十數家購而藏之顧先生有左氏癖撰春秋大事表自號曰左畬每與余談論左氏事至忘寢食余入都後甲戌乙亥間始取左傳注疏反覆讀之乃知元凱之注尚意而不尚辭于典物猶多未備孔仲達不長于地學詮釋多遺賈服遺文往往散見他書未及收錄是皆可爲補葺者也丙申之秋治

尚書漸有端緒乃取唐以前書詳加校閱其有關于左氏者皆摘錄之又錄宋以降諸家數十種補正高氏春秋地名攷略三百餘條荏苒四年得書三十二卷命之曰春秋左傳翼疏非敢規杜也竊孔而已憶余今年六十有二矣回憶受讀時越五十餘年使儲張二公而在皆百數十歲人即顧先生亦百有一歲矣而余頭童齒豁矻矻不休視幼時精進之志如草萌木芽勃發不自已者已遠弗及敢謂博取無遺憾耶姑識數語于簡端別編凡例以志作書之指焉爾

禮記集釋序

余撰禮記集釋成爲三說以弁其端其一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春秋之事也不特春秋即禮記有然矣蓋周官雖多厄雜不經而出自一人無相矛盾處儀禮則記一時儀節次序秩然無可疑禮記自周秦歷兩漢作者非一人傳者非一時或親得之于孔子口授或轉相授受譌以傳譌其精深博大者有之其互相牴牾者有之必欲比而同之既有弗能欲悉斷其得失是非亦未易易此康成于難析之義遂以夏殷之禮爲歸也其二曰宋賢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此其說亦非定論禮記中如冠昏聘射燕鄉飲諸義自是儀禮之傳然儀禮本自有記記即傳也如冠義諸篇亦可名爲傳耳若夫王制月令則近于史表記坊記緇衣則近于子至如內則奔喪深衣投壺之類自宜與儀禮相匹各自爲經何由作傳故欲舉一言以括古書之全旨未易云然也其三曰天之生宋賢也既使彰孔孟之絕學以昭示來茲又使闡注疏未罄之藏刮垢而磨光使人不蔽於章句而又將開數百年制藝之學爲士子登仕之階故其

所著書不獨理明典備而亦簡括易讀假使以注疏爲功令俾士子習以作時文必有難于措手者矣然宋賢之自成一書非謂世之人但讀己書不必更從漢唐學也而自有宋賢諸著以來注疏東高閣者且數百年無論程朱片言隻字奉若圭璋即蔡氏之書傳陳氏之禮記集說亦以淵源有自遂爾戶誦家絃至于今弗絕夫蔡陳之作其于古注疏豈無救正釐剔處然又何至惟知蔡陳若齊人之知管晏耶余之編集釋也于諸家同異徧列之因以考證其得失于典物鉅細必有詮注使人知禮記之卓然爲經非盡取材于周官儀禮也于漢唐以及本朝注釋諸家苟有可存必錄焉而汎言義理不待多方以釋者則置而弗道蓋欲于制義而外別存古人淹雅一門使三代以上文物聲名可稽諸簡冊惜乎精神衰薾汎覽者無多諟聞之議所不敢謝也

李先生威

李威字畏吾龍溪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刑部主事官至廣東廉州府知府師事笥河先生十有一年嘗爲從游記以誌厓略講求六書著有說文定本十五卷晚宗陸王之學爲嶺雲軒瑣記其警切處讀者比之呂氏呻吟語云參史傳

章先生學誠別爲實齋學案

案笥河弟子往往亦有列文正門下者當時二朱爲眾流歸仰文正歷歷中外親承傳業計無幾人故不復分列焉

二朱交游

翁先生方綱別爲蘇齋學案

紀先生昀別爲獻縣學案

姚先生鼐別爲惜抱學案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終

清儒學案卷八十六

天津徐世昌

公復學案

公復政事文學皆能自立罷官後講學山中嚶鳴相應研求義理砥行清純在乾嘉漢學極盛之際可謂空谷足音矣述公復學案

韓先生夢周

韓夢周字公復號理堂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授安徽來安縣知縣始至懲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逐商之以窳物罔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勒江清書院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樹以爲薪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

事成當爲百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灾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於程符山中凡二十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先生爲學篤守程朱律己必嚴教士以恥求利達爲尙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世譏儒者不知時務空談無補非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并此句忽之何也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不離於辨陸王宗洛闔爲大要著有理堂集日記參先正事略國朝學案小識

日記

人固不可以虛憍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忽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

入日在熱鬧場中焉辨所行汙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淸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

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

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

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

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僨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

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

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

日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

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

俗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違

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不能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記淮陰不反其記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良史班固所譏多不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

爲陽明之學者有二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悔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

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

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卽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

文集

寄簡懷庭書

來札云靜坐對古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卽動時不清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旣消自然有此寧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曾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卽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卽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純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

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儻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倒復入舊習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弟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曾有眞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竭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卽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

復王震青書

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知所用力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乎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盲參瞎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遽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祈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既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

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

與羅臺山書

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玄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遽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

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媲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倣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之

與李叔白書

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顧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啟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予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閒隙乃一埽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盲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杲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

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眞空能攝眾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自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諦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眞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蜾蠃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換頭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頹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爍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宣

與彭允初書

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

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寔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寔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眞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忽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既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督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

一端至易之文言既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議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服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即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即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

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弟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

附錄

先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跬步必以禮先正

事略

先生初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同上嘗有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顧將成患得之鄙夫矣同上公復交游

任先生瑗別見高安學案

閻先生循觀

閻循觀字懷庭昌樂人少孤有至性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年十八舉於鄉其學初好佛氏既讀宋儒書乃一奉程朱爲宗與公復講學於程符山中刻苦自立而戒近名乾隆己丑成進士

授吏部主事當官議事務持大體意所不可持之甚力同年生爲外官饋以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先生之學以克己爲主名其堂曰去惰爲三目以自勵曰存省勿忘曰朗行勿怠曰常業勿廢自作記發明爲學之次第焉不固於俗學不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詭不激循循然醇儒也著有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又有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名人小傳諸書參先正事略國朝學案小識

困勉齋私記

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學有閑念卽是不敬正念相發卽是窮理

寢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如此必有進益

不眞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眞知而行之如饑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

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爲高小善自足

謹小愼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些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

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

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

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

林氏逋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

程朱只是教人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

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人必有以詔我矣

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之旨性道之奥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禪得乎

聖門高弟顏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

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敬有功予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義夾持

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即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

數刻之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

凡人做一事能全然不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爲不誠無物

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

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

之可求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

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責民之信

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方也

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

文集

去惰堂記

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旦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

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將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氣血寖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尚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狼羊同牧而莠禾並蓺也於是强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於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躓

德不加進業不加脩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强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

醉醒語序

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掊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卽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覓心了不可得覓罪了不可得覓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覓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

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訶章句詆集注尤可駭歎昔者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掊擊特欲以伸己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

文士詆程朱論

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傅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豐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即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致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眾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眾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眾誅故不敢乃考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剌剌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愎嗚呼六經程朱

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呶呶焉不知止多見其鬼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

與法鏡野書

今之陽尊程朱者多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閒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强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淺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頹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

矣今之爲王氏者得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足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

法先生坤宏

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乾隆辛酉舉人少爲學卽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爲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爲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人不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而書始成名曰春秋取義測又以朱子綱目自爲提要孔子春秋家法也門人纂分注效傳體凡例後出當時卽有異議因取朱子提要略加刪訂於事關勸懲者揭而錄之期還朱子之舊曰綱目要略

少治古文學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屑也有迂齋學古編四卷先生與公復懷庭交最篤公復懷庭專守洛閩之說先生則出入姚江辨論往復輒相規云參公復集撰小傳略序學古編序綱目要序國朝學案小識

春秋取義測自序

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教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然已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教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實效比義類明是非折而衷之以立教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册府

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考諸故府之藏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其見諸行事區區國故而外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文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所以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教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筆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爲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爲法戒者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教主於屬辭比事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弒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于河陽又謂例當書爵或黜而稱人例當稱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寫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舉法而是春秋以筆削章聖教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如趙盾之忠與州吁朱督之弒同書許止之孝與商臣蔡般之弒同書孔子並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羣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僭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行教雖

庶人亦可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即蓄此疑不揣譾陋爲取義測以爲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舊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子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

文集

見事春秋自序 案即綱目要略

或謂朱子修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發凡起例以正褒貶三者備而後大義明爲能得孔子作春秋之意此不知綱目併不知春秋者也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大書特書義取見事非徒託空言三傳言煩義支至執日月名爵曲爲傅會傳例與春秋亂矣司馬溫公憂史事之失實奉敕修通鑑長編正史而外博採百氏之書參互考訂取其信不取其疑晚年輯舉要歷詞簡義該朱子因之作提要以著明其事事具而善惡昭勸懲立孔子春秋家法也門人纂分注效傳體而爲之朱子不欲僭作經之名兼收并錄以成綱目凡例後出書之眞僞在當時即有異議綱目本以擬春秋春秋不可以傳例求綱目詎可以凡例定乎是故得孔子修春秋之意者斯可與知綱目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秦并天下焚燒詩書創封建夷井田窮極後王之變更不尊前王之舊典要其間天人相與之微倫類相維相繫之故世道汙隆之效夷夏中外之防國家

治亂安危之機君子小人進退消息之理聖賢出處去就生死存亡之道雖滄海橫流而經常大義確乎其可知者昭然具在有心世教者第取昔人行事修而明之垂爲訓典固非從來國史之所能與而君子以爲性命之文者不其在茲乎閒嘗竊取朱子提要原本略加刪訂於其中事關勸懲與春秋義法相應者揭而錄之以還朱子之舊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迄五代之季名曰繼周以來見事春秋而分注別存之以備參考其拘牽文字爲凡例所亂如考異考證之類則概從削俾學者勿泥褒貶之說以晦大義乃春秋之法而朱子修綱目之本意也後之君子其亦有樂乎此焉

答閻懷庭書

遠辱華函注念殷切教之大章兼索不佞邇日新得慚負慚負

如何可言不佞少時酷愛古文學縱筆放言摹其近似後獲觀海陽蓮隱鞠先生史評束以規矩授之義法祕而玩之有年所見頗別學亦竟不能工也蓋文之爲道微矣古今稱能文之士其人類有獨至之才殫畢生精力僅而能工既工矣輒復自悔歐陽子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是也昔人云文到相如始類俳夫豈必淫辭靡麗乃始爲累哉觀夫八家之文斟經酌雅滙眾派以成一家亦信乎其能工矣而有識者譏之以爲古文之法變於韓蓋文至而實有未至雖曰不背乎六經之旨吾正病其演六經文以爲俳矣憶甲戌之役足下曾語不佞爲文勿浪費精神當效宋儒作議論文字期以明道不佞竊惟道之至者不可以言傳亦不待言而顯文爲載道之器未爲盡道之實也邵子曰吾終日無言天下文章不出乎是夫以

初無庸言者强爲之言以爲文曰將以明道吾又病其演道學文以爲俳矣所以古人稱經天緯地曰文古聖人以文稱者曰文王曰孔子文王之文在周易孔子之文在春秋文王演易祗取伏羲八卦重復之未嘗於畫爻外有所加孔子作春秋亦祗取魯史舊文筆削之未嘗於事文中有少益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分明道自己作春秋與文王演易同功然他日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所刪錄詩書備載經常大道述前聖已事垂之典訓爲後學所誦法所謂空言也即大易繫辭發揮六爻義文義蘊孔子爲贊而明之亦所謂空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行事纂弒爭奪奔走滅亡不保其國家者不可勝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五倫之變亂至此極矣經常大道所不及載學者誦法所不敢齒

一經孔子之修明而微文大義百王千聖所不能易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是固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斯文所以未喪孔子之見諸行事蓋如此今之世猶夫古之世也周孔大聖人所謂經世之大法昭然具在也即此日用往來當身之酬酢平心而體察之雖事屬創見其必有通乎道而適於宜者議而擬之化裁生焉順而施之成章達焉所謂大文于斯焉取何事虛談名理演優孟衣冠徒以悅人耳目爲哉足下文大體已具必欲竿頭更進功夫應別有在不必斤斤於此益求工而蹈於自悔也邇日觀國朝諸公全集其閒純駁不無異同時有起予處輒爲標出附以陋解恨散見各書急不得彙錄呈教不宣

爲人後者爲之子

天子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而莫不有繼繼則有後矣殷人及周

人世繼世以子周人加嚴焉禮經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通於爲繼者言之也有立爲後者自立之也立子必嫡嫡子死立孫無孫以序立其兄弟之同倫者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立則子矣不言爲之子也有爲之後者人爲之也明德百世祀不幸而世繼者或以滅絕或以罪廢則爲選建明德之後之堪爲後者後之不必子也繼其世承其統有子道焉緣子之義充類以至於盡曰爲之子也云爾蓋主於後不主於子同其實故同其名禮之所由立乎考諸史傳爲後非子而以子爲言其一爲大夫後仲嬰齊之於歸父弟後兄也公羊直以父子言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一爲國君後僖繼閔以有國兄後弟也左氏亦以父子例之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一爲天子後光武中興繼哀平也自以昭穆爲宣元後三者均失而光武爲尤甚何言之僑如之奔豹爲之後矣後叔孫氏不後紇也若嬰齊則實後歸父也氏系之廟饗之子孫承祧焉同於子矣故曰子然君命也夫有所受之也僖繼閔受之國矣薨葬稱先公焉臣子一例名之有可言者也光武崛起田閒爲天人所歸雖曰高帝之苗裔遠矣如以父子爲義者追尊其本祖而別封高帝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如武王之命微子不爲過如以君臣爲義者先帝以弒崩光武漢之臣子仗義討賊以興復爲名不得因緣遂代其位近遷成哀而遠後宣元則繼體三君煢然等於厲鬼準之經義兩無說以處矣有明大禮之議興世子受詔以弟繼兄楊廉諸公何得改本生而稱伯叔此之謂無父且所承繼者武宗之統張桂諸公何得循私親而蔑公義此之謂無君公羊之義世藉爲口實久矣故爲

之辨

驕吝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古來多材多藝無過周公故孔子亟稱之但周公之才之美初未嘗靳人以能有如字是實指神吻不是虛擬口氣謂周公可觀處原不在才其所以用才者爲可觀耳試想有周公之才而能不驕不吝是何等氣概何等器識以謙沖樂易之心盡泛應曲當之才所以赫赫奕奕做出一番緯地經天事業然在周公心中不自見是才是就天理當然處發出來自然條件更從何處著得驕吝朱子曰周禮一部是天理爛熟之書就其米鹽醯醢無不周至足見才美細觀之卻純是天理當然絕非矜心作意做出絕不見其驕吝後人見周公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爲周公可觀處純是才也要於才上與他比擬爭美至於知識漸多能事漸廣踵事而增華變本而加厲便覺得自己才大縱使周公復起亦不讓美於前何況他人不知其夸人處已成驕心其矜己處已成吝心驕吝一生則是有周公之才而適成其驕吝之藉然則才者驕吝之餘而何以觀哉所以古人說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之六藝皆德成也自人不尚德而崇藝然後諸子之書紛紛競出分而爲百家別而爲九流淫而爲詞章濫而爲訓詁下至方伎小說亦各有書矜能炫技互相誇美玩其理趣所在未始不原本聖人而究其末流彼此不相通而不可與適道子夏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此是僞學轉關歧路分手處學者不可不知不可不愼

李先生觀瀛

李觀瀛字湘友號十洲膠州人雍正乙卯舉人晚官萊蕪縣教諭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侃諤出之以誠以爭逮繫生員自求去官初爲學與同里張進士山民游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而由曲徑也法迂齋文集多經其手勘公復推其學有本原生平不喜著作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異於炫詞華以邀名者參公復集撰傳

彭先生紹升別見南畇學案

羅先生有高別見南畇學案

天津徐世昌

耕崖學案

耕崖孟子四考於出處時地及傳學源流搜逸訂譌詳博精審其有功鄒嶧之書足與里堂正義相媲美同時海昌學者松霽之犖音學仲魚之治鄭學並爲阮文達所推許兔牀博雅亦仲魚之亞也述耕崖學案

周先生廣業

周廣業字勤補號耕崖海寧人乾隆癸卯舉人深研古學於孟子一書致力最勤所著孟子四考四卷一逸文二異本三古注四出處時地考訂皆極精詳又著有經史避名彙考四十六卷及讀易纂略讀相臺五經隨筆季漢官爵考廣德州志四部寓

眼錄補注意林動植小志循陔紀聞三餘撫錄時還讀我書錄
古文紀序蓬廬詩文鈔等書嘉慶三年卒年六十九參史傳

孟子四考自序

廣業七歲讀孟子麤曉字訓時塾本爲集注見有用趙氏說者心竊識之長治制義泛覽語類大全諸書始知章句肇自邠卿及讀其題辭又知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既而搜討經史涉獵子流中所稱引孟子往往爲內篇所無是逸文也其與內篇錯出者是異本也並考而錄之注家盛於宋後獨推趙爲古而各書所載注文實不止趙則又知有鄭劉綦毋之注亦考而存之凡此皆無所疑者也以疑義言之則如曾祿封建井田學校之制與周官戴記同異甚多見於注疏可考趙氏謂漢文時孟子嘗置博士迄今五經通義得引以明事何當日虎觀談經密雜採緯書而終不一及孟子也又如外丙仲壬可補尚書序之闕而竹書世本史記並詳其系皇極經世稽古錄前編俱創其季悅孔子者七十子狂如牧皮足證史記家語之疎而石室圖古史以及嘉靖祀典闕里志未聞與列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陸嘉材翼孟力辨蒼梧黃陵之附會周平園深譏其說路史發揮舜冢辨亦謂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河北而馮山公少作更有與閻百詩論舜生卒書汝漢淮泗之異道雖指得其詳蔡邱板築之躉言正楊舉其失而趙希鵠之辨追蠡郭次象之詮少艾何孟春之釋巨擘俞廷椿之解環攻無論也然此類經先儒論定縱有未盡初無甚害可概闕如惟紀季卜宅游宦數者關亞聖之行藏作全書之眉目一誤則無所不誤雖欲蓄疑焉不得於是覃思竭慮復作出處時地考

合前爲四遂名孟子四考嗟乎幼童而守一藝艾齒而後能言行自傷已溝愚僻處無所取裁其是否正未敢知也每考之首各爲序意茲特記其緣起云云

孟子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七篇今列於經其四篇趙邠卿以爲文不宏深後世依倣而託故其注祇析七篇爲上下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劉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然漢晉六朝諸儒所引尚不明言存佚至唐虞永興作書鈔始云逸孟子蓋與逸詩逸書同例焉前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裒集逸文三十許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近朱竹垞太史經義考亦載孟子逸句斯實汲古深心非直好事已也惟是屑玉碎金搜羅非易甄別尤難不揣譾陋詳加參訂據各書先後編次之名曰逸文嗟乎子流照軫曲士窾奇誠所不免然如孟子之皇皇誨誘但有墜緒可尋奚惜旁搜遠紹否則平仲外篇錄從子政閎奕游梟儒者尚能稱誦獨可使亞聖之遺言湮鬱終古哉作孟子逸文考第一

五經論孟童而習之推詳古本必曰易與孟子以二書皆不經秦焰也然易自鄭王之後經傳混淆紫陽加意釐定復爲明初大全所沿豕象文言遂與本義齟齬孟子七篇雖得邠卿章句而久湮子流非有名家師授傳述訛舛安見其古本哉廣業既輯孟子逸文見各書徵引字句往往不同說者謂所見本異而集注亦有古本今本及外國本則異本又不可不究詳也考是書最古者漢河間獻王本史稱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

之屬是也東漢有祕閣本黃香詣東觀章帝賜以孟子淮南各一通其民間行本則子長所謂世多有其書者然如惠王攻趙已與今文不同於時韓詩毛傳載輒盈篇說苑法言引非一簡荀卿董子逞彈駁於前子思孔叢滋緣飾於後不既隱曖而紛綸乎他若孟堅採志食貨仲任摘著論衡以及牟融馬融高誘應劭鄭康成許叔重之流趙氏所謂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也魏晉而降更難僂指聖證述子居爲字之義士緯識門人所記之書王劭稱業受子思傳亥謂體擬論語袁環揭誨誘無倦之旨法琳發劇談垂美之論鈔自仲容錄由孝緒證經史者孔賈李顏原性道者韓李皮林此其尤著也計其爲本奚啻千百即不至乖異要非盡雷同也夫漢晉世遠文滅按笥良難以字體辨之閻爲邪期爲碁悅旁從心智下加日其出

唐人鈔錄可知宋祥符五年孫奭等撰音義二卷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見玉海自是始有板本但宋槧今不易得因以汲古閣注疏本爲主參考宋本石經條錄漢晉以來訖於唐宋凡有睽異悉著於篇而注疏本之與今集注本不同者亦列焉其有改竄太過援引舛謬則附見各章之後庶爲循誦之一助云作孟子異本考第二

孟子注見隋經籍志者四家趙岐鄭康成劉熙綦毋邃也外此漢有程曾高誘唐有陸善經張鎰丁公著宋世有四注孟子題楊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中興藝文志謂其旨意淺近蓋依託者今獨趙注存而諸家盡佚可惜也然李唐爲世較近而陸與張丁之說並見採於孫宣公音義學者猶可藉以考見未若漢晉諸儒之甚古可愛而竟絕少稱述也嘗見丹鉛錄論永樂

中所刊大全謬改左傳馹字爲驛因引孟子置郵傳命古注云置驛也郵馹也此文今在集注雖前於永樂不可謂古而升菴更不言有他據蓋古注之不明久矣秀升章句本不著錄其無考固宜乃至藏諸祕書著在子部者亦止劉與棊毋軼見一二焉輯而存之孰謂斷圭破璧不足爲篋櫝珍乎若趙氏之書先爲善經所削正義閒有摘採亦頗漏略元初張慶孫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稱有孟子古注即今所傳宋槧趙注也以今本注疏及新刊本校之同異甚多輒舉若干條與嗜古之士共參之

作孟子古注考第三

讀書論世孟子之彝訓也顧世有可知有不可知可知者以書合之不可知者以書定之斷無移書就世執世疑書者書可疑亦可不讀世可移又何待論耶竊觀孟子一書讀者遍古今天下而計生年則或定或烈訪里居則忽鄒忽魯宦遊所至則應劭謂自齊魯鄒薛而梁衛嵩謂自宋鄒任薛而梁齊最後有先梁後齊始宣終湣之說伐異黨同終無折衷嗟乎經典宿疑孰有大於此者乎夫孟子鍾靈鄒嶧生值姬衰抱道周流憲言詒後生平既概見本書其所紀時事又皆得之閱歷確鑿可據非若公穀之聞見異辭莊列之寓言無實也即云列國事故不得不取旁書證之然而國策不詳年代篇次混淆史表編述燼餘傳聞舛錯與本書已多不合全賴博稽深考者權其然否而去取之蓋第欲借鏡以照形非令其契舟求劍且許其入室操矛也乃自漢以來論列孟子之世往往宗主史表雜採他書迫求其合而不得則苟且遷就者有之調停兩可者有之夫史之序六國表也自言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多藏人家

所以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權變亦有可采者乃因秦記表六國時事觀此亦可知作者之用意矣通鑑考異謂年表差謬難可盡據季彭山亦云史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略皆無以考其詳惟當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洵知言也而仍襲既久耳食之儒寖變亂大賢之出處不敢背違史氏之年表嗚呼此孟子所以慨然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廣業蓄疑有年欲有以救正之自惟譾陋深懼獲戾前修既思孟子亞聖大才生不逢世其書復橫被非刺疑詆既得列于經以上繼魯論而猶使其行藏大節湮晦勿彰罪乃滋甚於是枚舉其事先取本書隱括成文以原無可疑者發其疑所謂可知者以書合之也次取群駁諸條分繫其下以似有可疑者晰其疑所謂不可知者以書定之也曰雖失煩辭非泛設蓋用是讀吾書而已論世云乎哉作孟子出處時地考第四

附錄

宋石君曰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及趙岐題辭知孟子在漢與爾雅同立學官蓋在六藝前矣漢志孟子十一篇其外書四篇本久散佚今經文存者亦往往多異同注述家如隋志之鄭康成劉熙注七錄之綦毋邃注唐志之陸善經注張鎰音義宋志之丁公著音皆多湮失惟趙邠卿注僅存宋人有僞託孫奭作正義者頗舛陋是此書之當考正者非義端也周君耕厓博學嗜古兼綜諸家於孟氏之學致力尤邃著孟子四考一書首曰逸文考博采諸書之不在七篇內者比陳心叔所錄不啻倍之次曰異本考剌取諸家所引以較今本異同又有宋足利諸本

參訂之次曰古注考以諸本較今趙注之訛又裒集劉熙綦毋邃注甚多次曰出處時地考以史記爲不盡可據因排齊梁滕薛等國遊歷先後以解應劭衞嵩諸家之聚訟焉又校注章指篇敘蓋至是始還舊觀矣予深有以敬周君學力之勤後之學者欲於孟氏之學有所津逮焉舍是書何以哉孟子四考題辭

吳沖之曰耕厓樸學覃思言必徵信茲出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出處時地其出處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爲士無舍其父母之國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遊歷之次故必審齊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釋朱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斷斷然與若璩不一辭者不啻得所裒焉孟子四考序

先生少通訓詁辨音切尤邃於經嘗主廣德書院著讀相臺五

經隨筆四卷續筆一卷馬瑞辰稱前人所未道其辨東晉古文尚書之譌尤足與閻惠相發明子勳懋能世其學錢泰吉海昌備志

耕厓交游

周先生春

周春字松靄號春兮海寧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革陋規幾微不以擾民有古循吏風以憂去職岑溪人構祠祀焉服闋不謁選所居凝塵滿室圖書環列臥起其中者三十餘年嘉慶庚午重宴鹿鳴二十年卒年八十七生平於四部七略靡不瀏覽究心字母嘗徧觀釋藏六百餘函於韻學尤有心得著有十三經音略十二卷字必審音音必歸母謹嚴細密絲毫不假爲研究反切學者最精之書他所著尚有中文孝經一卷爾雅補注四卷小學餘論二卷西夏書十卷代北姓譜二卷

遼金元姓譜一卷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遼詩話一卷選材錄一卷參史傳十三經音略阮元序

凡例

一凡易識之字及即難識而舊時已有直音不誤者不復再音

一是書以陸氏釋文爲主參以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諸書而後唐以前之音燦然具備間有六朝早誤者亦詳辨之至宋元後出之音其得失自可見矣

一毛詩集傳叶音本於吳才老後爲文公孫鑒所增損故未合頗多也才老亦有誤處皆爲辨正至陳季立以下其說愈舛不得不辨之特詳

一向有四書辨音一卷今略行刪改載入不分論孟即學庸亦不歸戴記仍行標爲四書

一向有爾雅補注四卷後增爲三十卷采輯頗廣所以爾雅一門較他經爲繁蓋由不忍割愛云

一是書共十有二卷易一卷書一卷詩二卷春秋三傳一卷三禮一卷四書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後附大戴禮一卷因大戴禮宋時曾列爲十四經也

與盧抱經論音韻書按以下諸書俱附錄音略內

去歲承賜大刻顏氏家訓注讀至音辭篇引用某說心竊有所未安日內見戴東原文集知其學出於新安江氏但不得音韻之原以訛傳訛不可不辨嘗聞鄭夾漈云字書眼學韻書耳學蓋小學家判然有此兩途不可偏廢也今人皆知崇尚說文字學當不謬矣而音韻幾成絕學試略陳之自唐以前夫人而知

音韻孫叔然東州大儒始爲翻切郭冠軍洛中佳婢亦曉雙聲沿及有唐斯理轉晦五季逮宋知者益微惟吳才老深明叶韻朱子取以叶詩惜吳氏閩音稍有牴牾且拘唐韻以繩三百篇頗爲可議然考古之功不可沒也明人如楊升菴於此事尙屬貿貿何況其餘忽有陳季立者麤才也雖擅詩名而其學出於焦弱侯言韻全憑武斷不知而作如夢囈然所著之書紕繆百出非之不勝非辨之不足辨不圖博極羣書之顧亭林起而信之奉爲金科玉律噫異矣夫七音猶七姓也三十六母猶姓之分支也此如裴氏五房本難混爲一譜太原京兆自區別於琅琊故音旣秩然不紊而叶卽隨之所叶之音必與本字同母此乃一定之理極粗淺而易明者也季立不諳字母隨意亂叶幾於天可叶地東可叶西奮筆著書罔顧天下後世識者姍笑亭林亦復不諳字母而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兩語橫亙胸中偶見季立古無叶韻之說而喜之凡其說有難通處輒參以周德清中原韻自矜爲獨得之奇殊不知亭林之所謂本音卽季立之所謂古音季立之所謂古音卽才老之所謂叶音季立暗相勦襲亭林稱引加詳其實不過就韻補一書改頭換面而已入室操戈何以令才老心服乎當日音學五書出毛西河作古今通韻昌言非之但字母之學西河亦甚粗徒以典博騁長果於自信創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强古人以就一己又以五收屬五音仍舊說五音分韻之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茲以兩家之說較之毛尙講字母而不精如云雙聲卽翻切是也顧則全然不講如云謨郎彌郎兩音不同是也然兩家之書皆盛行於世於是乎音韻之學愈繁而愈失其傳矣竊謂近時言

音韻者李文貞恪守古法最爲醇正其說一無可疵潘稼堂類音窮究南北古今之變尤推精妙雖未嘗攻擊師說而隱然與亭林異趨賴此兩家存絕學於一綫無如世人重顧毛而忽李潘不可解也夫此四先生者後人皆不當輕議而獨至音韻一道非但分優劣而判是非則四先生之書不得不嚴爲別白耳閻百詩稍後出以亭林爲宗妄謂叶音爲不識字於陸氏釋文顏氏漢書注李氏文選注及朱子傳注莫不痛加排詆最可笑者以爲天牖其衷音學復明發端於前明焦氏陳氏極爲淺陋而與柴氏毛氏日柴氏毛氏顧氏之書夫焦氏陳氏極爲淺陋而與柴氏毛氏顧氏並稱未免儗不於倫況柴氏毛氏顧氏之書又迥各不同何可比而同之是雖推尊三家而究未窺三家之旨要隨聲附和矮人觀場如百詩者尚何足以言音韻哉又有邵子湘限於聞見毫無發明李笠翁詞曲專工意主通俗其所著本無足道特以世所通行故附及之古人音韻之書存於今者廣韻等韻其祖也外此邵子皇極經世聲音圖鄭氏通志七音略韓氏五音集韻熊氏韻會舉要劉氏切韻指南章氏韻學集成李氏直圖橫圖呂氏音韻日月燈之類乃正派也其餘明人之書非鑿空杜撰游談無根卽囿於方音貽譏傖楚其有一知半解則或尙可節取是在觀者細加決擇不爲所淆而已李文貞潘稼堂兩家音韻之正派也交河王少司寇武進錢文敏公遞來之宗正派者也儻不宗正派則異說得而乘之矣今就異說之最甚者論之如斂侈大小是也夫大小初無一定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至斂侈則似暗合楊桓影附於周禮典同險聲斂侈聲筰此本兼鐘之形聲而言故考工記鳧氏復有侈弇之文斂其聲也

侈其形也合二字何義乎曰斂侈何不曰侈弇乎若以斂代闔則當以侈代開若以侈訓大則斂未聞訓小豈特韻學不典抑且字學未精試問錢昨仙翻涎夕連翻同在一仙何以錢斂而涎侈乎賤才線翻羨似面翻同在三十線何以不分斂侈而第云有別乎蓋沈約吳音紛紛耳食之說叩其何者爲吳音譚韻者茫無以對也孰知沈約吳音惟有疑邪二母字耳錢涎賤羨皆從邪之別乃正所謂吳音今不悟其故而以斂侈二字了之自欺欺人徒資噴飯者也宓山喫喫直五尚見笑於大方以此較之其不經更什倍矣且古韻二百六部今韻一百七部其分併縱有小疵而其源總出於七音字母故四聲一貫詳見於夾漈七音略亭林不達斯旨以爲近代入聲之誤遂致盡變古法江戴又從而甚之謂顧氏草創而自詡加密殊令人齒冷也且

夫翻切之法上字爲母下字爲韻至簡捷而無難也顧人每明於下韻而暗於上母許綠許緣項字便異以水以小鷰字頓殊可知自古而然于今爲甚耳就其中之最易迷誤者莫若舌音之隔標脣音之交互六朝之時即有由此致誤者原古人製爲翻切之意初非好用隔標交互以迷誤後人也皆因本韻之字取本母之字出切其音不眞不若借用隔互此屬自然之至理亦不得已之苦心須知丁丈丁仲端知之隔標武伯武悲微明之交互如其不推此例則以之誦讀核瞎多乖以之校讐亥豕彌舛安得謂翻切無關輕重哉即以雙聲論之同母爲雙聲亦最淺易之事然自宋以後不明同母謬解叢雜悉數難終朱長孺精於注杜倘以卑枝接葉爲雙聲毛西河且謂前人不以雙聲注書竟似癡人說夢矣蓋自經典及騷選諸書其中雙聲無

慮千百計此亦與四聲相同平上去入未析早具四聲之理猶之三十六母未分早具雙聲之理故古時雖未有雙聲之名而矢口觸目無非暗合之雙聲也戴集答人書有云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而以下絕不言及雙聲不知戴意中之所謂雙聲者何如也近又見有注爾雅者略及雙聲挂一漏百兼多差謬甚矣講求字母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也嘗謂自有天地即有音聲闔闢陰陽出於天籟然其法由漸而密其說由漸而精亦理之必然者也虞廷賡歌早聞協韻商周雅頌罔不諧聲降而魏晉雖有聲類韻集而未備也迨齊梁而四聲切韻興焉休文郊居一賦知音惟有王筠特著其論於宋書謝靈運傳後云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皆閻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

蓋其自負如此故撰韻而分四聲較第稱韻者已精矣雖長言短言見於何休內言外言本於晉灼似乎平仄之說爲古人所早有然謂四聲不出於周沈不可也七音者四聲之源也溯七音而四聲愈密矣原夫字母之起所謂波羅門書十四字者隋志載之華嚴之譯南宋北魏而光讚放光早在西晉文殊問經又在蕭梁唐時所譯愈多其後遂增損大備唐至中晚詩人於此法漸疎故神珙述隱侯九弄翻紐之圖而字母圖指掌圖等第圖諸書紛紛出焉賴有諸書使人得知字音之眞及古來製爲翻切四聲分部之意其功不淺雖王充之作論衡高誘之注呂覽許愼之注淮南劉熙之作釋名竝已略言七音之理然謂等韻不出於守溫等不可也近世推原之論謂字母翻切之學中土所自有非從竺國譬如謂西法傳於和仲宅西故與周髀

脗合此想當然則然耳必謂幾何原本諸書不出於利瑪竇不可也何以異於是雖無關大義亦不可以不辨閣下耄而好學歸然爲吾浙靈光春何人斯何敢妄生異議特恐絕學無傳忘其愚陋效芻蕘之一得臨楮曷勝悚惶

與邵二雲論爾雅雙聲書

去冬十二月舍姪彥國家書來知承寄大刻爾雅正義雖浮沈未到然心感先謝此書於友人處借看援據精博可壓倒邢叔明拙著廣疏可以不成矣但所注雙聲處不能無疑竊謂注爾雅本不必論雙聲若以雙聲論之則釋詁一篇有七十餘條釋言一篇有四十餘條其餘悉數難終何得挂一漏百乎且如云丁當雙聲義存乎聲蓋割雙聲義存乎聲何以謂之義存乎聲不解一也肯可與丁當蓋割一例乃一以爲義存乎聲一以爲聲轉爲義不解二也門滿亦與丁當蓋割一例乃一以爲雙聲一以爲聲之轉不解三也昌梁壘韻何以謂之雙聲不解四也茀離去以千里何以亦爲雙聲不解五也假誡迥不相謀何以亦爲聲之轉不解六也泥寅喉舌懸殊何以謂之聲近不解七也鉉鉉本喉音相近何以扃冪皆其轉聲不解八也輔字上聲乃云輔爲扶胥合聲似可讀輔爲平不解九也蒴茅固同母字乃云蒴爲茅蒐合聲似蒴字可入尤韻不解十也舍姪於音韻之學亦能粗通大略日前令其面陳竝祈指教忽得耿蘭之報痛何可言未知此論曾達於左右否著書千古事非一人之私言諒俯鑒芻蕘不怪其戇直也

答錢宮詹論毛詩叶韻書

讀大刻文集內有與春書開益良多曷勝感荷然有不能無疑

者敢略陳之朱子詩傳叶音初委門人編注後爲公孫鑒所損益元明坊本又妄更張非復朱子元書也即吳才老之書毛詩補音久佚今僅存韻補其合者十之七八不合者十之二二疑出後人改竄亦非才老之舊拙著於徐蕆序中注之矣夫辨非求是正爲才老功臣即精益求精亦不失朱子之意此乃至當不易者非敢訾議朱子及才老也特因才老必依物職分部故謂其不宜以後出之韻上繩三百篇若叶韻必用字母則不得不以字母繩叶韻何嘗以字母繩三百篇哉亭林本音之誤具在五書春不敢蹈妄議前賢之咎所以拙著不過約略言之其實繆難悉數即一服字而論其說正長矣案陸氏經典釋文於詩關雎寤寐思服及有狐葛屨蜉蝣傒人采薇六月采芑文王下武文王有聲蕩泮水諸服字並無音則其讀如字房六翻不待言矣於采蘋云奠於采蘋音蒲北翻又音符匐蒲北翻一音服此言匐匐一作扶服故有兩音非謂服字即匐字必讀蒲北翻也於禮記檀弓云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翻本又作匍匐同此明言扶服與匍匐之爲二若上音蒲則下音蒲北翻若上音符則下服字仍如字也於左傳昭十三年云蒲本又作匍匐同步都翻又音扶本亦作扶伏本又作匐同蒲北翻又音服於昭二十一年云扶服並如字上又音蒲下又蒲北翻本又作匍匐同此又言服一作伏扶服一作蒲伏三者相同然必上作匍則下服字伏字方讀蒲北翻若上作扶則下服字伏字仍如字讀也又戰國策史記並作匍服此服字自讀蒲北翻說苑漢書並作扶服此服字自讀房六翻要之房六翻服字本音也蒲北翻匐字本音也若扶服之服解作匍匐則亦是本音何必云叶蓋惟通

於匍匐之扶服方可讀蒲北翻扶服爲輕脣雙聲匍匐爲重脣雙聲輕轉爲重奉轉爲並卽今俗語之所謂趴也至其餘思服衣服服飾服制諸服字皆不可讀蒲北翻善乎毛西河之言曰自古無叶韻之說出而古人無文字今人無語言天下未有呼天下爲汀戶牛馬爲尼母而可以成世界者儻必呼衣服爲衣匍服制爲匍制亦豈成世界乎我聞朱子曰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此至言也試思有韻之文莫古於易莫尊於經莫可信於孔子而此一服字謙象傳與牧得其國叶此正古人韻寬之證何以必欲合之於職而必不可合之於屋況卽欲叶入職韻亦自有本母應叶之音才老見服有匐音遂以爲叶而亭林弁以服字之不與匐字通者而盡讀爲匐則尤失之矣至於叶符弗翻雖拘叶韻成例而亦有至理存焉蓋服之讀佛與牧之讀墨不過一轉移閒此正朱子所謂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祇要便於諷詠也又亭林於伏字下引漢書五行志師古注曰伏音房富翻而釋之曰案又音肆富方二翻竝當音備試問房富何可音備至肆富方二四字幾於別風淮雨令人不能思索春雅不欲妄議前賢偶因服字而及伏字聊以見亭林之不講字母也先生之文爲千古之傳文卽論爲千古之定論必當斟酌盡善故敢獻其芻蕘惟冀恕罪而垂覽焉幸甚幸甚

中文孝經自序

孝經有今文有古文有遵今文而斥古文者有從古文而毀今文者史藝文經籍志及王氏玉海馬氏文獻通考呂氏大全朱氏經義考述之綦詳要之各有所長何容偏廢也春不揣固陋以朱子刊誤爲主竊取後漢劉子奇之義定爲中文雖或於童

蒙不無小補而僭妄之罪萬難自解於先儒矣

陳先生鱣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一號河莊海寧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學使阮文達元稱其經學在浙西諸生中爲最深特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戊午中式舉人博學好古彊於記誦尤專心訓詁之學嘗以其父璘素治說文而著書未就因繼父志取說文九千言以聲爲經偏旁爲緯竭數十年心力成說文正義一書惜存稿遭亂散失治經宗康成輯有孝經鄭注一卷六藝論一卷鄭君年紀一卷又以何晏所撰論語集解尚未詳盡乃爲論語古訓十卷凡漢人之注及皇侃義疏無不采取性好藏書與同里吳明經騫吳門黃主事丕烈互相傳鈔校勘精審晚築講舍於紫薇山麓一意撰述所著又有詩人考三卷石經說六卷埤蒼拾存一卷聲類拾存一卷經籍跋文一卷續唐書七十卷對策六卷恆言廣證六卷新坂風土記一卷簡莊文鈔六卷續編二卷河莊詩鈔一卷嘉慶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參史傳）

阮元定香亭筆談
錢泰吉海昌備志

論語古訓自序

論語古訓存漢經師之遺義也論語有古論有齊論有魯論古論爲孔安國注而世不傳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馬融亦爲之訓說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參攷齊古爲之注何晏等集孔包周馬鄭益以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梁陳之時鄭氏何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特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迨宋時遂亡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王應麟鄭

注非古文且其所收亦未盡也今以集解爲本攷諸載籍所引遺說旁搜附益爲古訓十卷言古者以別于今也不曰集解補者守缺抱殘不得言補也凡經文從邢昺正義本而以漢唐石經皇侃義疏高麗集解本經典釋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物觀補遺校注于下或見于他書亦間爲援證也至邢本集解舛畢良多甚將語助字刪削致文義不屬今則從皇本高麗本也孔注古論據何晏敘世既不傳集解所采說多不類且與說文解字所偁論語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古疑爲後人假託特與尚書傳又異今姑從集解存之也集解采七家之說有兩周氏一漢人不悉其名一魏人複姓周生名烈今皇本高麗本並作周生烈曰則無漢之周氏邢本並作周曰則無魏之周生積疑于中無從是正也鄭康成漢世大儒故集解之外蒐輯鄭說獨多且以愚意疏通證明之所以補疏家之未備也馬融鄭之師也王肅難鄭者也存馬王之說亦可以發明鄭注也少習此經長無成就謹以肄業所及博采通人之辭勉具簡編就正有道凡引諸說或偁官從鄭注周禮書鄭司農鄭大夫例也或偁字從鄭注書杜子春例也

集孝經鄭注自序

鄭康成注孝經見于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偁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謹按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盡與服子慎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新語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其孫小同追錄成之據隋書偁鄭志亦小同所譔此或以先人未竟之書故不敢載

入目錄中經簿所題蓋要其終范書所紀則原其始也自江左中興久立博士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荀茂祖集解因之至陸彥淵始疑其不與注書相類請不藏于祕省王仲寶違其議遂得見傳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于羣經乎唐開元敕議時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司馬貞等非之卒行鄭說然自玄宗取諸說以爲己注而後之學鄭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是書來獻議藏祕府尋復失傳近吾友鮑君以文屬汪君翼滄從估舶至彼國購訪其書亦不可得矣幸陸氏釋文尚存其略羣籍中間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成一編凡玄宗注邢疏以爲依鄭氏者悉爲收合庶以存一家之學而見聞淺陋更望汲古君子匡其所未逮焉

六藝論輯本自序

鄭氏六藝論一卷隋唐志載其目五季以來鄭學自毛詩三禮外盡已散佚宋王伯厚集周易注後人踵而行之鄭氏之書漸次收合惟六藝論未見輯本因廣爲蒐討錄成一編按徐彥公羊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沉然後注書予謂不然觀其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並云玄又爲之注則作于注書之後可知也孔穎達偁六藝論有方叔機注叔機未詳何時人其注僅見禮記正義所引一條今亦附錄因念古書之留于今者日少區區采摭之苦心殆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

續唐書自序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後唐系出朱邪

然本于懿宗賜姓爲李莊宗既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唐亡而實存焉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伏見太宗皇帝時常命薛居正等譔梁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爲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僞則史不宜爲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則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謹按昉等黜梁實屬大公至正與前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序論又云今司天所用崇天厤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厤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按崇天厤承後唐書天祐十九年蓋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援之於古亦不獨張軌爲然昔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繫于厲王下不繫于宣王當時固未嘗云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則崇天厤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今有人焉爲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禦之艱難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俾仍奉故主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朱全忠大逆無道甚于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黜後唐既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于唐室則繫于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實俱醜將十六州內地割獻殊方肆然僞帝始固魯仲連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爲憲宗五代孫建王之玄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即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兒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僞臣彼尚

懷唐之威靈故尊其後裔不敢與宅國齒今奈何以晉漢周爲
正而反以南唐爲偏據乎劉昫本知遠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
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于南唐七年宋統繼唐勝于繼
漢繼周矣薛氏脩五代史歐陽氏新脩五代史記並脩五代所
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
唐戚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未有專成一書窒非缺事又按
薛史裁制究長今亦殘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
志馬班相仍各有譔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
方二考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
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爲蘇頌所非餘可
概見蒙竊不自揆更審其順逆著其正偏上黜朱梁下擯石晉
及漢周而以宋繼唐庶幾復唐六十九年之祚爲帝紀七表四
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凡七十卷糾薛歐之體例正馬陸
之乖違廣攷羣編兼徵實錄以上續劉昫唐書續之名昉乎司
馬彪續漢書而此更參用蕭常郝經等續後漢書例也其十志
則於經籍一類多所收羅各傳則於忠義諸臣尤深致意經籍
志以補薛歐之缺而忠佞不別立傳者人以類從賢否自見也
紀傳之後略綴斷辭不曰論而曰述者從何法盛中興書例也
凡後述者多旁采墜典遺聞補本篇未備所謂事無重出文省
可知也參用史文儻義可從事可據者即仍其舊所謂不以下
愚自申管見也昔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力矯陳壽
三國志之非世咸推服後雖日久散佚而本其意旨用以纂修
者不一其書蓋天理長存人心不死尚論者求其是而已斯編
棄經累易力殫窮年因敍茲原委於簡端明非出鄙人之私見

將以質諸通才糾謬纂誤實所願望焉

文集

詩人考序

詩三百篇上自天子后下至臣庶妾媵孔子取而錄之以爲鑑戒第別其風爲何國而正其雅頌使各得其所蓋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也然而詩人之姓氏學者猶傳其一二毛詩之敘尚矣其餘往往散見于他說善讀者因其人而得其詩之美刺與夫時之興衰俗之厚薄此詩教之可通于春秋者也末學支離不師古訓即詩敘且視爲無用安問其他孟子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肆業之暇輯爲是編一以毛詩爲歸證以齊魯韓三家遺說更舉羣書附益之即有不合者亦存其名而詳辨之自惟單聞淺見古書之留于今者不能盡得挂漏糾繆固皆不免大雅之士監其庸而恕其妄焉斯幸矣

埤倉拾存序

魏張揖譔埤倉二卷按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爲博士多聞古藝特善倉雅後魏江式傳其與陳留邯鄲淳齊名所著別有廣雅三卷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又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而陳壽三國志不爲列專傳可惜也揖之書隋唐志並載其目今惟廣雅獨存餘皆亡矣然自晉梁沆北宋傳注字部類書釋典俱有引埤倉者知即亡于南宋時矣鱣少時嘗從所見羣書中集爲一卷第隨各書采錄未及詳校乾隆五十四年客京師始補治之用說文部分編次使讀者易于尋求三倉之字具在說文此所謂埤蓋雜取漢魏閒俗字方之許書或得或失如苾爲大香諄爲告曉之熟瞟爲明察髁爲尻

骨之類皆與說文合又如譫多言也揀擇也按說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厂東分別簡之也从東从八八分別也此詹旁加言東旁加手實爲贅矣至其說有可以互證經典者如箱序也字或作廂按說文有箱無廂急就篇云墾壘廧宣廄東箱覲禮云俟于東廂漢書周昌傳云呂后側耳于東箱得此序也一訓然後知今本爾雅之作東西廂爲後人誤改或體字也又云拱大戈也按爾雅云機謂之杙大者謂之拱說文無拱字今互證之可以定彼拱之爲拱更可定此戈之爲弋也又云瓔玨石似玉者無瓔字山海經云羭次之山其陽多嬰垣之玉郭璞注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畢尚書新校正云或作根者當爲玨今互證之可以定彼根之爲玨更可以定此瓔之爲嬰也埤倉與廣雅相表裏故其說有與之同者廣雅云經梳謂之枸此云枸凡織先經以枸梳絲使不亂出廣雅云鼓薧謂之柢曹憲音義薧或從壺此云蘜鼓柢也亦有與之異者廣雅玷聾也此作玷聲貌廣雅云摽擊也此作拋擊也按說文無拋止作摽耳至玷枸蘜柢等字悉是俗體今于說文所無之字旁摽正文皆由攷據而非臆見疑則缺之注以俗字夫載籍極博聞見難窮補遺正誤是所待於後哲之倫矣鱣著說文解字正義思盡讀倉雅字書每于古訓遺文單詞片語零行依附獲則取之以資左證自病孤陋多致疏違比來京師幸得親炙于當世賢豪有若邵二雲編修之于爾雅王懷祖侍御之于廣雅孫淵如編修之于倉頡篇任子田禮部之于字林具有成書小學之興于今爲盛鱣于是編而外更采集聲類通俗文等書因編校埤倉既竣而述其大略如此以

質之數君子焉

聲類拾存序

魏左校令李登譔聲類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以後失傳鱣從羣書所引采集得二百餘條因元本以五聲命字次弟不可攷見始依陸法言書部分錄爲一卷且爲之敘曰小學本輔羣經古之字書惟賴說文解字僅存然攷論古聲終多疑惑聲類者其訓詁既有以補說文之遺其音讀又足以補唐韻之謬則今日于亡逸之餘爲之網羅拾瀋其可緩乎哉說文解芋字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聲類云芋大葉著根之菜見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蒸食也義本說文而訓較詳說文云蒂瓜當也聲類易之曰果鼻其義益精而玉篇則以爲艸木綴實說近迂矣說文以噓爲吹以吹爲噓聲類云出气緩曰噓出气急曰吹不有此訓何所分別哉說文云吃言蹇難也一切經陀羅尼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謇吃聲類云吃重言也其于期期艾艾之狀又何肖合也說文云簾堂簾也學者未得其解聲類云簾戶蔽也然後知釋名所謂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其說于是不孤矣坊字不見說文古蓋作埅或用方然以坊名屋今所在有之論者止知字林有坊別屋之訓而不知聲類已先之矣說文之解軒字也但云曲輈藩車聲類云軒安車也按古者婦人不立棄其餘皆立大夫七十而致仕適四方棄安車安車不立得此安車一解乃知左傳所云歸夫人魚軒及服冕棄軒爲不立棄信而有徵矣此訓詁之可據者也漢儒說經皆云讀若某自孫炎變讀若之例而反音興李與孫同時故聲類多用反音觀其音譬爲呼宏切此字說文从熒省

聲玉篇余瓊切今南人讀熒火爲寅卽玉篇之余瓊切北人讀若兄卽聲類之呼宏切唐韻但知依附玉篇音余傾切此其所蔽也聲類嗜子夜切玉篇同嗜卽說文諧重文讀若笮唐韻壯革切按笮本从乍得聲則固宜讀子夜切矣貫說文从貝世聲玉篇時夜切唐韻神夜切于聲不諧顏師古漢書注云貫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音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自師古審辨後奈何朱翺音說文尙沿玉篇唐韻之謬讀爲時卸反哉此音讀之可據者也是書以五聲命字封演聞見記云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較說文增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故說文本一脈字而此別出吼吽呴三字皆訓爲嗥說文本一挺字而此別出埏字蓋佛書盛行僞體雜見或後人轉寫失眞如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篾篥也按說文篥笮也笮析竹筐也知作篾者卽祇律音義又引云篾篥也按說文篥笮也笮析竹筐也知作篾者卽篥今莊氏炘刻本盡改爲篥是其證矣今于其異乎說文者詳加攷據摽以正文至所集雖不及元書五十分之一然吉光片羽要可珍重因與埤倉並錄之以存漢魏音訓絕學

鄭君年紀序

北海鄭氏之學自漢至唐學者宗之稍晦于宋元迨明嘉靖間乃以程敏政之言罷其從祀而改祀于其鄉國朝始復之誠爲盛舉其所注毛詩周官禮儀禮禮記頒示學宮而外若周易尙書論語等注更得好古之士旁羅曲摭采獲遞詳庶幾鄭學復興之會乎昔盧轉運見曾鞏既編鄭司農集附于尙書大傳之後鱣方補輯鄭注孝經六藝論因約其生平爲年紀一卷以范史

本傳爲主證以他書蔚宗嘗言其王父豫章君每攷經訓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武子去漢未遠所傳當必有據鱣生千餘歲後乃欲深攷古人其閒差謬知所不免抑亦歐陽永叔所謂于鄭氏一家之學盡心焉而已矣

唐石經校文序

鱣于乾隆五十五年作石經說六卷蓋取漢熹平魏正始唐開成蜀廣政宋至和宋紹興歷代所刻石而稽攷其異同也自以漏略尙多未敢出而問世越十年計偕入都因同年友丁君紹士得交嚴君叔卿深湛好書著作富有一日出唐石經校文十卷讀之旣博且精卓然可信鱣愧不逮遠甚又欣幸其有同志焉攷唐石經實勑議于封演觀其聞見記云天寶中予在大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蕃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而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立亦俟河之淸也演之言如此其後開成二年鄭覃等始校正誤謬鏤石大學亦見當時經籍出于相沿承誤之後宜其校定立石不勝鄭重乃唐書文宗紀則云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然後唐彫版實依石經句度鈔寫今日平心而論不猶賢於轉刻版本乎惟自開成至今幾及千年罕有從事于此者卽好古如顧窅人先生僅據割裂裝潢之本至受王堯惠之欺是雖校猶不校也叔卿推之說文玉篇以溯其原按之注疏釋文以窮其旨于流傳版本析其非于後人所校祛其惑爲功于羣經不淺蓋叔卿實肆力于許氏之學嘗著甲乙丙丁長編四部以校定說文時與紲士反復討論惜乎紲士死矣叔卿鬱鬱不得將由潞河南還鱣滯迹都門寂然寡

與惟亟勸其以此校文先爲付梓公諸同好遂書數語簡耑以送之

家語疏證序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有專書同郡孫詒穀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譔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眞臧矣按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與漢書之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四篇較漢志增多十七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所僞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尚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則以爲不然尚書孔傳及家語皆王肅一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多習之肅固不敢竄改惟僞爲增多之篇并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于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爲解覩其僞安國後敍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辠狀而肅之自敍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敍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有心傅會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敍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夾字張衛人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云談者卽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偁名漢白水碑琴牢琴張判爲二人安得牽合若此也又子貢問篇云郰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注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按此襲禮記檀弓文注引鄭說而破之攷說文解字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夾聲

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然則滅即莫之假字蒻爲蒲子故其字子蒲鄭注崔然不可易且曹秋傳鄭然明名蔑蔑莫聲同與明義相對肅不知古人名字假用同聲乃猥曰人少名滅者是奚說哉惟哭呼其名故子皋以爲野若謂亡滅斯哭者之常耳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謂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執一偏之見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遂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教余焉

吳先生騫

吳騫字槎客一字葵里號愚谷又號兔牀海寧人貢生生負異稟過目成誦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幾少詹大昕爲之序謂所藏百氏皆具獨言經者統於尊也少與仲魚同講訓詁之學兼好金石每得一書必校勘精審所爲題記其子壽暘嘗輯爲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其自著者有詩譜補亡後訂一卷許氏詩譜鈔一卷孫氏爾雅正義拾遺一卷國山碑考一卷小桐溪吳氏家乘八卷陽羨名陶錄二卷續錄一卷桃溪客語五卷拜經樓詩話四卷愚谷文存十四卷拜經樓詩集十二卷續編四卷論印絕句二卷萬花漁唱一卷嘉慶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參史傳

詩譜補亡後訂自序

鄭氏詩譜舊本三卷有徐整暢太叔裘隱劉炫註宋時皆已逸之歐陽公得殘本於絳州手爲補其亡書亦三卷爾來行本止一卷非特註不可見即正文亦頗多譌闕休寧戴東原先生復爲攷正予得而讀之其疎闊處間亦不免爰從荅本重加校定

而稍參以鄙見爲詩譜補亡後訂非敢自謂能盡心於鄭氏之學若夫源流之清濁風化之芳臭庶幾或得其梗槩云爾

許氏詩譜鈔自序

元東陽許文懿公嘗以鄭歐之譜世次容有未當別纂詩譜繫於詩集傳名物鈔其間如二南相配圖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野有死麕猶之魯齋王氏欲黜淫邪之詩三十餘篇子朱子不取小序蓋其師學授受相承如此特所序諸國傳世歷年甚悉有足資討核者因爲輯訂附諸蒔譜補亡之後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譜者何論世之書也學者既觀於鄭歐之譜復以許氏之說參互考訂融會貫通雖四始五際直且探其微義又何世之不可論哉

孫氏爾雅正義拾遺自序

歸安丁升衢學博嘗爲予述東原戴氏之說以爲注爾雅之孫炎有二一爲魏徵士樂安人字叔然其一蓋唐五代閒人惜字與爵里不可攷惟陸氏稗雅所引孫炎註多後之孫炎騭按邢昺爾雅注疏序云其爲義疏者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是宜于二家之說槩寘弗錄而或者復疑邢氏既不取高璉仍多載孫炎之語似皆未達前說者也且觀稗雅每引其語或曰孫炎或曰孫炎爾雅正義若孫叔然經典序錄及隋唐各志所載但有爾雅注及音而未嘗有正義正義之名亦起于隋唐閒前此未聞也是其判爲二人明矣暇日因從稗雅采錄通得如干條爲孫氏爾雅正義拾遺一卷聊附詩譜拾遺之次以補自來簿錄所未及稗雅惟篠竹云孫炎以爲闊節爲篠與尚書正義及邢疏相同又蠓引孫炎注蠛蠓微細羣飛

與文選注引孫炎云蠛蠓蟲小于蚊相似此當屬叔然舊注故
竝不曰爾雅正義茲亦不取或又疑陸氏何以獨有取于俗間
孫炎曰此正鼂公武所謂農師著書喜采俗說之證也因書以
爲序

清儒學案卷六十七終